

『不老』这个传说

马尚龙

社交活动中，听到最多的寒暄语便是冻龄、年轻之类。都明白这是客套，但是客套会把人“套牢”，听多了，就默认自己不老了。

前两年去鸣沙山，拾级而上并不很难。妻说，她不怕上，倒是恐下。正有滑沙竹筏顺山而下，我说，下山我们就滑沙吧，我滑过。上山时，我们不算很慢，但是时有超道者，是年轻的背筏人。有多少竹筏从山腰滑下去，便有多少竹筏要从山脚背上来，一背就是十张八张竹筏。背筏人年轻且辛劳，给他们让道是自然的。

上了山腰，便去滑沙付钱，收钱人恰是背筏人，应该是本地青年的谋生。我问多少钱，年轻人向我一瞥：你不可以滑。我不可滑？为什么？老年人不可以滑！老年人？一身旅游装备，运动帽、墨镜、短裤、运动鞋，气也不喘，怎么被看出是老年人？面对生猛的拒绝，我只得解嘲，我不可滑就不滑，不过我是老夫少妻，她可以滑吧？我想到滑沙下山的计划。青年人头都不抬了，她也是老年人。在山坡上，我和妻惺惺相惜。失望之余，看到了滑沙须知：有心脏病史、高血压病史以及60岁以上老年人谢绝……20岁背筏人，不用查验身份证就足以确认我的年龄。“爷青回”的豪迈，受阻于“禁滑令”：爷请回吧。

我不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的“屈辱”，只不过这一次更加英雄气短罢了。

更前几年，那时候专车刚刚开始。我还算是个不落伍的人，很快熟练手机叫车了。某天中午在东区，下午要到西区，就在手机上叫车。路边等车时，左右但见一片白发在招手。我上了车，心里自然得意。司机也乐呵呵夸我，像这些老头老太扬招根本叫不到车的。是啊是啊。您了不起的，是啊是啊。您这么大年纪也会叫专车！哦，是啊是啊……我是活到老，学到老。

数度蒙羞后，我常常笑答说客套话的人，不要再给我吃糖精片了。糖精片有副作用，最要命的是，让一个人年纪不轻骨头轻。

不老是个传说。很多人，当然有我这样的人，在渐老中，喜欢上了不老的传说，还纷纷在传说中扮演了一个不老的角色。

就在周遭，六七十岁简直是青春不败。壮志未改，妖娆重来。浏览朋友圈，忽而是人生哲理的探幽，忽而是励志的意气风发，忽而为三观据理力争，也兼有恩怨斗嘴……本应该是年少气盛之为，你去看看，还都是滑滑滑不成的年纪。

老夫每天都发少年狂，那么少年呢？这世界，老人和少年可以相容，却无法相同，两者间的喜好永远是相悖的。老人好萌，少年装老。几年前，看到忘年朋友诉说“老母亲”之辛苦，还以为她在赞美母亲，再细看，老母亲是她这一代年轻母亲的集体自嘲。

年轻人，也包括鸣沙山背筏的年轻人，他们也励志，也有三观取舍，但是他们的励志和人生，浸泡在了他们的日子里，很少有在朋友圈高谈阔论的，沉默和成熟兼有。我问过一位少年，为什么不喜指点与启悟，少年哼了一声：有空哦！是啊，有空即老年。

即便是亲情相待，两代人的兴趣也是老少反替。朋友一家人去旅游，老一代是要穷尽每一个景点，不管多少路，也不说累；小一代，只求住得舒服，休息得舒服，景点少走几个也不在意，全然是传统的老人老态。

在少年眼里，不管你什么装束什么姿态，你就是长辈。你所有的不老，只是卡拉OK自娱自乐张学友的那首歌——不老的传说。和我们年少时的眼光同样毒辣。

滑沙被禁了。所谓关了一扇门打开一扇窗的人生哲理冒出来了。几十年来，也经历了无数次饭局聚会。最初时忝列末席，后来侧席有我。忽一日，不是我要卡C位，是C位卡住了我，且有“众望所归”云云。无奈之时，我想到了一个理，这个席位是养老的——老是一年一年养出来的。

转眼寒露。空庭得秋长漫漫，寒露入暮愁衣单。清晨的户外，秋风漠漠……天色宛如沁了一层水墨，雾气茫茫如马勒《大地之歌》，咏叹调一样笼罩而下，天空明净，明月高悬……人在户外，凉风习习，单衣瑟瑟。

寒露惊秋晚，朝看菊渐黄。我家屋后的坡地，遍布野菊，远望，一片星星点点的黄。待走近了，菊丛下铺排大片鸭跖草、芒草。迎着晨风，每一片草叶，异常珍惜地将露珠抱在自己的心尖尖上。每一滴小小露珠，似可映照出整个天地乾坤。这晨间的瓔珞珠玉，一滴一滴晶莹剔透，短哲易逝的美。

寒露惊秋晚

钱红莉

观，一穗簪谷帚状白花，沐风浴露，静穆如仪。一旦入了秋，芒花雪一样，茫茫渺渺，总是那么寂寥苍凉，如若水边琴声，让人起了远意。这远意里，涵容未曾获得的梦想，也是“得未曾有”之未来。

唐代诗僧齐己有诗：宜阳南面路，下岳又经过。枫叶红遮道，芒花白满坡。

猿无山渐薄，雁众水还多。日落犹前去，诸村牧竖歌。

深秋适合去山中，芒花开满坡谷，山也薄了，“秋尽一身轻”的意思了。深秋，是四季行至中年。无论舍得，舍不得的，几场秋风秋雨，便也留不住了。

抬首望天，晨星依然闪亮。地上的红蓼，结成一穗一穗花骨朵，沉沉低垂。除了宋徽宗赵佶画过《红蓼白鹅图》，宋元以来，乏人问津。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齐白石一度喜欢画蓼，《红蓼蟋蟀图》《红蓼蜻蜓》《红蓼蝴蝶》……一幅幅，惹人怜

爱，满纸乡野气息。到了暮年，齐老头又画《红蓼图》，不见蟋蟀、蜻蜓、蝴蝶、彩蝶，唯余一株独蓼，三两叶子，设了焦墨的，黑叶配红花，望之惊心。

看齐老头的画，越到后来，越是一份“物哀”之美。如闻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，开篇初始，钢琴一声声，如旭日初升，紧随而来的上百小提琴，徘徊低音区，拉出森林万顷，远古绿意扑面而来，青苔历历间，稚鹿、溪水徐徐目前。怎不叫人心惊？

无论绘画，抑或音乐，人类何尝不在试图给一点还原自然，呈现自然？唯书写，最为笨拙，总是不能精准抵达核心地带。那一种自然之美，只适合在人心间荡漾。

家居市郊，不远处一片菜地。

秋风里，有位老人起得早，正给一垄韭菜浇水，一瓢一瓢泼过去，有爱惜的意思。与老人比邻的篱笆墙上，爬满一架绿葫芦，伶仃几朵白花。花叶，皆有茸茸之气。隔老远，似也闻得着清苦之气。

葫芦、瓠子、牵牛、木槿，一样样夜间开花，当太阳升起，纷纷将花瓣闭合，这些植物一律都可被称作“朝颜”。我站在那儿，将一架葫芦看了又看。比如一块平凡的顽石，遍布青苔，简单原始，足可捕捉到时间的痕迹。这些平凡简单的东西，都是美的，何况眼前这一架葫芦？葫芦花，白得贞静，连晨风都要绕着她们走走。这样的几朵花，太纯洁了——晨曦遍布，秋风自

说曾经曾经的贫穷与简陋。另有胆肝、糕渣、枣饼、芋泥之类，无一不是从前粗材、今日细做，令人边嚼着好味，边想着当年的滋味和生计，实在不会好到哪里去。

还有一道，名唤鸭赏。宜兰盛产肥鸭，先将鸭肉腌渍风干，熏制后用手撕成小块，其

且向盘中餐里寻

胡晓军

色暗红透亮，其味香甜，本是贮藏食物的无奈之举，不料成就了至上美食。老板见我筷如雨下，片刻清盘，一边鼓动再来一碟，一边夸耀小店只选本地肥壮鸭脯，秘酱熬成，精工熏制，出了小店，是很难尝到的。

此话果真不然。在阳明山麓的餐厅，鸭赏是尝不到的，岂止鸭赏，所有的菜都是点不到的。厨师按当日新进的食材，看料烹调，随机料理。既然不让点菜，也就没有菜单，所

以只有上桌之后，食客才会见分晓，由此平添了许多好奇和新意。我尝了山泉浸豆腐、鳗鱼莲藕片、贝肉鸡蛋羹配山药泥、烟熏三文鱼配蔬菜卷等，食材普通，烹饪简明，却在暗中混合了亚欧多种天然佐料和传统制法。食器姿态颜色各异，配以香花鲜草，极具巧思，须欣赏再三才恋恋下箸。且始终不敢大张其口。最讨人喜的，是将干莲花放入钵金黄的鸡汤中，莲花在热气蒸腾中缓缓开放，把小小陶碗变成了清清池塘。食罢饮茶，一桌之隔的茶艺师居然就是店长。店长一边缓缓分茶，一边侃侃而谈，说是小店开张虽然不久，却能令人发古远之慨，其中缘故，是很难说清的。

有食学之士记载，台湾夜市之盛，不逊于任何地方，台湾人逛夜市成习者逾七成之多，仅是台北的夜市生意就有一万五千家之众。行会和媒体根据时段的销量，定期评出夜市小吃排行榜，最新的一榜，为蚵仔煎、炒面线、炸鸡排、炒花枝、药炖排骨之类。据我所知，榜首原产于闽，前年来去厦门，曾当过早饭来吃，特别好吃。不知除了小蚝、鸡蛋和面粉，台湾的蚵仔煎是否也用木薯粉着腻，用甜辣酱调味。要知又吃，是文化中最高且最不同的东西，最是值得留意。

宝岛初游色色新，人情风土惹沉吟。几桩眼耳未明事，且向盘中餐里寻。

耳边想起爷爷说的话：“遇见了黄鼠狼让它先走，这是对垄沟的敬畏。”

责编：杨晓晖



上海，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(中国画) (丁小方)

遥远的天边来，仿佛带有溪水的清甜气质，默默陪伴一架葫芦静静开花。

葫芦开花，也不为别的，就是纯粹开花而已。

这自然中的一切，实在抚慰人。

秋日晴空，高远辽阔，底子上，始终是瓦窑

的淡青，片云也无，四面八荒，空无所有，令人发怔，正应了一句古诗——“有时空望孤云高”。一个人寂寞地走着走着，终于遇见一片暖人的菜地，看看稚嫩的萝卜苗，清扑扑的韭菜，灵魂上漫过大水一样喜悦。



宝岛台湾食事之盛，不逊于任何地方，多达四五十种的中外菜系，再加零食成百，小吃上千，应有尽有，可满足所有的口腹。

有的菜名，如同垂暮的老人，反反复复地诉说着过去。在宜兰吃西鲁肉，肉还未上，老板便告知此菜名实难副，最早是以大量白菜丝加少许笋丝、少许胡萝卜丝和少许肉丝炖煮而成的杂羹。原来最早的台湾移民，闽南人居多且男多女少，不善烹调，辄以白水将食材煮熟，蘸盐将就下饭。后来有人发明，将隔夜剩菜与新鲜肉菜融入一炉，煮得稀烂，稀薄勾芡，节省又好吃，方便还消化。由于吃时难免发出声响，故谐音“西鲁”。另有一说是稀卤的谐音，虽有道理，但不好玩。至于以“肉”为名，实在只为了好听些。而我面前的砂锅里，虽有白菜丝、鲜笋丝和香菇丝，更多的是肉丝、火腿丝、干贝丝、鱼翅丝和雪蟹腿丝，其色鲜艳，其味鲜美，以“海陆荟”为名才是正理。至于“西鲁”，不但必须保留，而且永远发声，诉

雌雄下了蛋，雌雄燕子时刻不停轮流替换孵化小鸟。当一窝小燕子嗷嗷待哺，在堂前欢叫，给这户人家增添了许多生机与喜气，预示着人丁兴旺和吉祥。

不知过了多少年，在春天里，田野、湖边、村前屋下，已很少看到燕子飞舞的倩影，农家客堂也难听到雏燕嗷嗷待哺之声了。燕子一去不返了吗？有人说也许燕子在南洋遇到什么灾难了。也有人说现在乡村里只剩下老人了，农家一直紧闭着客堂的大门，燕子没地方筑巢做窝了，燕子又不是随便下蛋的鸟，环境一差影响生产。看来燕子也碰到住房问题了。还有人说燕子喜欢在空中飞舞中捕食，也许现在飞虫少了，美食难觅，燕子自然来得少了。

眼见近年郊区林地增加好多，生态

莺歌燕舞的燕

稼

的老人说：“燕子做窝，喜事多多”，老人们都叮嘱自家的孩子不要去抓燕子，不要用竹竿戳燕子窝，否则燕子永远不会到你家来了。村里的孩子从小都喜欢燕子，不知是因为燕子的美丽，还是因为大人的教育，所以只有用弹弓弹麻雀，上屋爬树摸麻雀窝的，从来不会去伤害燕子。

燕子只喜欢农家，不逛城市，也不游小镇，那里熙熙攘攘太嘈杂了。燕子喜欢干净，喜欢清静，破屋残墙与吵吵闹闹的农家它从不光顾，真有灵性。燕子也非常勤奋，从天亮到天黑，村里村外来来回回一天跑二三百公里，衔泥筑巢，一个新窝四五天就筑成了。有了燕窝，它们才可下蛋孵鸟。燕子也非常浪漫尽责，新婚燕尔总是成双成对形影不离，衔泥筑巢。“梁上有双燕，翩翩雄与雌。衔泥两椽间，一巢生四儿”，

春燕比翼双飞是江南春天里一道美丽的风景，双紫色亮丽的羽毛，俊俏潇洒的翅膀，似两片交叉竹叶的燕尾，修长又优雅。无论它飞过田野，掠过湖面，还是在天际比翼，燕子飞翔的姿势是鸟类中最优美的，莺歌燕舞给江南春色增添了许多情趣与生机。

三月，麦浪起伏，菜花初黄，秧田上水，耕牛下田，南归春燕，村中低回，屋前绕梁，寻找主人。

燕子是农家春天的贵客，在乡村被看作吉祥之鸟，乡间有“凤凰不落无宝地，燕子筑巢吉祥家”的俗语。记得小时候看燕子来到村里，湖边的杨柳已绿，耕牛在田里忙碌，白天燕子总是伴随着耕牛，牛耕田它吃虫，边吃边衔着新泥往农家飞，忙忙碌碌筑新巢。晚上燕子睡在客堂里，有灯有人都不怕，黄昏时刻听着客堂里小孩们的嬉闹，还不停地眨着眼睛，听着听着它就安安静静地睡着了。村里

的淡青，片云也无，四面八荒，空无所有，令人发怔，正应了一句古诗——“有时空望孤云高”。一个人寂寞地走着走着，终于遇见一片暖人的菜地，看看稚嫩的萝卜苗，清扑扑的韭菜，灵魂上漫过大水一样喜悦。

耳边想起爷爷说的话：“遇见了黄鼠狼让它先走，这是对垄沟的敬畏。”

责编：杨晓晖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